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湯世銓

易經存疑卷六

明 林希元 撰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爲卦下體坎也其德爲險上體震也其德爲動震動在坎險之外是在險能動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故爲難之既散解之象也

難之既散斯民方離湯火殘傷之為災乃元氣復還之始正當培養調息之時也若以煩苛嚴急治之則人情弗堪而元氣必為之損故利于平易也若无所往而不安靜則自啟事端自作禍孽必害平寧之治故利于安靜若有所為而不疾夙則遷延歲月養豐釀禍或生意外之事故不利久為煩擾也成湯放桀之暴而以寬治武王伐紂之暴而反商舊政有得于西南之義矣漢光武隴蜀平後不復言兵頹川盜起

即日討平有得于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矣

天下之難方解病者未瘳傷者未起必在安全培養而後生意復完故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久為煩擾然後斯民無生離死別之憂而有室家之樂閭閻無差調供輸之苦而遂生息之天是以吉也不然無聊困苦之餘又從而促之一脉生意其存幾何未有不激變生災而至

于覆國也

天下之難既解國家之元氣方復閭閻之生意方蘇正當培養之時也必當埽去煩苛嚴急而存寛大簡易之政然後人心懐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若方寧謐而無意外之警是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静歸將于朝歸兵于野與斯民相安于無事之天如是則不激變生災蒼生蒙福而吉可得矣如或事變生于意外風波起于旦夕是有所往也則宜早往

早復兵不再籍役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如是則
不養釁醲禍國家治安而吉可得矣
程傳謂无所往是天下之難已解有攸往是當解而
未盡者蒙引謂只當泛說難後安得盡無事看來蒙
引為是當從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說見卦辭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坤之象為衆其義為平易此卦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是為得衆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于西南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其來復吉者蓋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得其中是即所安也有安静之義故來復其所而安静有攸往夙吉者亦以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為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也

卦變只是三往居四二得其中亦謂之卦變者蓋二

之得中是因三而得也蒙引說見蹇彖傳下

乃得中蒙引有二說一說二居其中而得中是即所安之意故以釋无所往其來復之象一說九二得中能審時宜故能來復夙往而得吉二說不同今以解利西南蹇利西南往得中之例觀之從前說為是蓋均有是義故其占如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道極而言之窮冬閉塞之時天氣不下交地氣不上騰其氣鬱結而不開舒既而天道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之氣絪緼和暢于是乎舒解由是奮而為雷沛而為雨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而百果草木皆于是乎甲坼矣夫天地一解而功用至于如此解之時其大矣哉

甲者生意含于中坼者生意達于外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震之象為雷坎之象為雨震坎合體是雷雨交作也雷雨交作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勾者萌甲者坼為解之象故其卦為解君子以之有過者赦之而不問有罪者宥之而從輕而民之鬱者舒困者通亦猶天地之解萬物也過是小過出于無心故赦之今之詔書云盡行赦除是也罪是重罪者宥而從輕今之兩京熱審差官審録有減等之恩是也

初六无咎

天下之難既散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疲上有九四正應則能主事足為吾倚仗以自安但見上善作而下善守政令無紛更之失斯民戴亨一之治何咎之有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无咎是占象在占中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天下之難既解初六與九四以剛柔相交際初之柔既足為彼之承順四之剛又足為此之倚仗彼此相

彖何事不濟故于義當得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卦凡四陰除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陰便是三箇陰柔邪媚之小人故云三狐之象夫邪正不兩立邪媚不去則中直不得進九二當解之時而能解之則三箇邪媚俱去而正直之君子並進矣故其象為田獵而獲三狐得黄矢也然必已正而後可以正人自為邪行欲去小人之邪難矣故占者必所行合于道

義之正而固守焉則一正可以服千邪然後邪媚可去而中直可得矣吉之道也

蒙引曰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黄矢自是二之貞也占者能守其正則無不吉矣卜田固吉去邪媚亦吉也

此爻本義既曰大抵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以卜田為先去邪媚為後曰大抵曰亦又皆未定之説難以命題今亦姑依本義為之説欲求

一定之說未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道中不是得中直尚在得中直之前言九二去邪媚得中直能貞而吉者由其居下體之中得中道也已得中道然後已正而物可缺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則不中以陰居陽則不正以是而居下之上是無才德而竊據高位者也處非其位

終必失之故其象為負且乘致寇至雖云得之以正而非詭道然其德不稱畢竟可羞故其占為貞吝避而可免此朱子教人之意也在三恐未必能然

負且乘言肩負之人而且乘車也故大傳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爻辭未有此意需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亦是此意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相應初則以陰居陽四則以陽居陰而皆不得其位是其相應不以正者也但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四終是善類初非其類也道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矣故聖人戒之曰若能解去乎初則同德之朋至而相信矣此爻取義是不可曉初與四應則取其剛柔際而得無咎四與初應則為不善而能解之他卦初四相應亦未有為不善者此獨

為不善何耶愚意四居近五乃大臣之位大臣之義無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聖人因而致戒蓋教人散私黨而上結于君者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纂引曰未當位兼初與四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則蠱心志徹主聰妨正害

治無所不至奚可哉故占此爻之君子維能解而去之則社稷生靈之福也何吉如之然君子之解將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小人若退則吾能為解也若曰吾欲去小人而小人尚在側則實未嘗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内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言其旨深矣

六五本與三陰同類未必其能解也聖人為社稷生

靈計故如此開導之爾九四解而拇意亦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言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象傳之意與爻辭同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以一陰居一卦之上是小人而居高位若隼之在高墉之上也王公得此必射而獲之則子孫黎民均蒙其利矣故曰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妨政害治故謂之悖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乾之上畫變陰坤之上畫變陽是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也此是聖人名卦時看得有此象非真乾上畫陽變陰坤上畫陰變陽也

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程傳有二義氣通上潤是一義深下以增高是一義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萬物百木固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下深則上益高下面只管深去上面只管高起來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

損下益上以上下言損内益外以内外言剥民奉君之象總承上四句

有孚信實也謂損其所當損而不妄也蓋國家或不幸

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或兼之師旅之興取民常數之內有不足用其勢不得不于常數之外取諸民以自益是損所當損而不妄乃有孚也若非天災流行師旅之興或營作土木或窮兵黷武以致倉廩空虛乃于常數之外立名色以取諸民則不當損其損也妄非有孚也

何謂損所當損后非民不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上不足用義當取之于民民見上之不足義當供給

之故為當損也損所當損而不妄則民知上之取于下也非得已咸樂供輸而事易濟故為大善之吉也若妄損于民民不樂輸嚴刑峻法以促之或生意外之變如吕秦驅民築阿房隋煬驅民伐遼不惟不足以濟事而反害事矣其得為元吉乎

損所當損而不妄則揆之于理而無虧求之于心而無愧上無悖入之貨民無非上之心何咎之有若妄損于民揆之于理則有虧反之于心則有愧上有悖

入之貨民有非上之心矣其能免咎乎

損下本非常法權時用之則可守以為常法不可也

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但權時可用雖常用之可也故曰可貞言可守以為常法也故國家不幸遇有此事則此法可用也

損本拂人情之事行之未免傷民君德治道皆有所損本不利于有往也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決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

元吉要看得與利有攸往不相犯方是

元吉无咎本于有孚可貞有攸往入本于元吉无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既言損下之道復言自損之道以終義盖既以之用而損于民必當損已而儉于用不然則用于已也易竭取于民也不可繼若又從而取之所謂有孚者將轉為妄所謂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俱不可得矣故言有孚須說到此其義始備言損而有孚故有

四者之應矣然取之于民既非得已用之于已也人可已而不已殆非處損之道也當損之時將如何其為用哉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以享焉夫祭祀宜豐不宜嗇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損之時財用不充欲備物致豐以祭鬼神則不可得苟積其誠意則雖二簋之薄以致享鬼神鬼神鑒其誠而略其物亦從而享之矣夫祭祀猶在所損其他用費在所損也無疑矣若用度無節用之不繼不免復取諸民民財有限

而已之用恒見其不充上下俱困而國非其國矣其可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方道字說得去程傳小註蒙引俱作利歸于上說愚謂卦以損下取名所重不在于利又難以道為利故不用其說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添一而字而其義自明聖人之筆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子恐人泥二簋可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解之曰祭祀貴豐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哉蓋凡物皆有其時當損之時財用不足凡百用費皆當減省鬼神之祀亦從與殺焉是二簋之享應有其時爾非謂尋常皆可用也且以卦言之剛豈在所損柔豈在所益

今而損剛益柔亦以其時爾又以造化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蝕者損也日升月長者益也益之不已而至于極者盈也損之不已而至于盡者虛也損益盈虛一與時偕行爾時之未至不能先時之既至不能後皆不能于時而獨違也然則二簋之用享亦時焉而已使非其時寧可損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怒也懲治也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故遇

忿心之發須有以治之使其不發欲人欲也窒塞也欲生于心易熾而難止故遏人欲之發須有以塞之使其不流懲忿如止火窒欲如止水

明道定性書曰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懲忿工夫

窒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矣故于是加察焉但是人欲則窒塞之不使其充長大學中庸之

謹獨者窒欲之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憫其陰柔之疾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應之此其意急于濟君而不遑顧其私者也于義得矣故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上下之交尚淺而君上之事无窮在初濟君之志雖急亦當酌其淺深之宜以益之則其為有漸其言可入而其功易成若不量淺深相與之初盡舉其平生

之所有者以益其君如漢賈誼見文帝就為之痛哭流涕舉平生所見盡以獻之不惟一時君父不能盡用向後亦無得說矣豈非不能酌損而無繼者乎此又如廣文難繼及蒙引有限無窮之說則已事遠徃似以利言如舊時卜式助邊之說以愚鄙見焉有臣下有財可助國而責其長久者其說不通亦不待辨矣如不以利言則下之力有限上之需無窮又說不去故愚為此說雖人之所未聞而于理有可通者因

書之以俟知者評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應六四其志與之相合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在乂則為剛中在人事則為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于守貞若征行則是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

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髙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此解利貞自守而不妄進二之中也而二以是為志所以為利貞總是本義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體本乾乾三陽也上體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

謂三則雜而亂不得爲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不至雜而亂矣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也三與上九相去隔越以相應而相與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句緊緊相接說言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一人既損去則得其友矣此純是象占者必當致一也

此爻之辭兼舉六爻以三正是當損之爻乃卦之所

以為損者故于此言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只舉一人行而得其友兼舉之矣即本義雜而亂意

三則疑所以必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无位是其疾也下應初九之陽剛則是箇

賢者資之切磨箴規以自益而損其陰柔之疾以友

輔仁從善克己之道也然救過之道當如救焚拯溺

若因循怠惰終不能矯偏而歸之正必也晝而有為夜而計過孜孜汲汲敏速以為之則雖柔必强疾可去而有喜矣占者能如是則亦可以有喜而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疾則其疾可瘳矣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克之克讓舜之温恭文王之徽柔懿恭也虛中小心翼翼不自滿假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以是

而居尊位則履帝位而不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矣當損下益上之時或遇水旱凶荒或有兵革之事不得已取之于民將見民皆樂于供輸爭出財以給供上之需惟恐上之不受雖欲違之有不可得而違者焉故其象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或者衆無定主之辭言人人皆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六五如是大善之吉也占者有柔順虚中之君德亦當受天下之益而元吉矣

本義既曰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蒙引以任土作貢為説恐未是蓋若非汞順虛中之君正賦之供亦不可已故難從

十朋之龜龜之直十朋也兩貝為朋十朋為二十貝朋直二百一十六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古人有三寶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龜為寶蓋用之占卜也此名元龜天子所用又有公龜侯龜子龜等此諸侯以下用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受天下之益者也所以然者由其行合于天自天祐之也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五之得人者天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居卦之首受益之極始則損人以自益終則自損以益人蓋報施之道也然居上而益下必損己之財以益人則天下之人欲得益者何限亦不能給矣

惟夫弗損諸己而益之則其出無窮于人有濟可以塞益人之責而无咎也然弗損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如梁惠王所移特民間之粟漢桓帝令民鑄錢以賑饑宋王安石散青苗錢之類如是則雖云惠而不費然于民不見實惠君人之德所損亦多矣何由能吉故必講求善道必于己不損于民有濟而于君德無傷乃得吉而利有攸往如漢文帝當富庶之後屢下蠲租之詔我太祖既定天下以應天等府及山東河

南各省頻年供給之勞屢蠲田租可以弗損之益而得其正者矣

得臣无家謂人心歸服無遠近內外之限也以惠而不費故也惠而不費則其惠廣矣故有此效

貞吉利有攸往與卦辭元吉利有攸往一般可以參看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只曰弗損益之一句下文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兼舉之矣如比九五泰九二象傳一例言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則人君之志于是乎大得矣或以孟子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為說似稍差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重在損上益下上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重在下下上申言其損

上益下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謂其益之究于下无所不利也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下益則上亦益矣故其卦為益蒙引曰損則上下通一損也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也要之歸于上者為多

當益之時无所不益又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是以其占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凡事之益也利涉大川一事之益也損上益

下亦不是常事在上安得有許多財物可以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俱泛說為是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在人事是損上以益下也損上以益下下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无疆矣且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其澤无不周徧海隅蒼生罔弗丕冒也如是則其道大光矣下二句申上二句皆見其卦

所以為益也

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捐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蒙引損上益下是人君薄于自奉專務冨民意然薄于自奉只是不傷府庫之財而下之供自有惟正之常數分毫不得減少者安見得能益下而制民常產人不見自損故愚作制民常產外之說不為无見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以卦體言卦之九五在上體之中以陽爻居陽位而得其正六二在下體之中以陰爻居陰位而得其正是中正也惟其中正故有為有行无往不利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卦之象下震之象為木上巽之象亦為木皆木道也是為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動進為也巽入也動而巽是有所進為而潛心懇到以入之必當于理而後已如是則理為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故日進無疆

巽順以入之也不順則不能入入則無不順者順以入乃巽也順不足言巽入字重

日進无疆人事之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卦體言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天之

施也以下卦初畫之陰受上卦初畫之陽地之生也

天施地生舉萬物而並育之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動而巽時當得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當得益也則其益无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咸與時偕行大而造化小而人事凡時當得益者无不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尋常風多有无雷者雷多有无風者自有風雷相益之風雷不是雷之風也

見善則遷未必有過也特見彼之善有勝于此則遷徙而從之爾有過則是有過失了直須更改也見善則遷是未甚善者徙而甚善也有過則改是有不善改而善也朱子語錄曰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

遷善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于

人者莫大于是速于遷善則過當益寡速于改過則善當益純而其交相助益亦猶風雷之交相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極難看若以受祿于君為受上之益則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于上如何教人利用大作必是常祿之外有受上之賜若魏徵之受金甕受絹帛于太宗之類然大事亦必上之人付託之方可有為若无上之人付託則非其分之所當為亦豈能越分以有

為意是以事關國家生民大利病者建白于上若漢賈誼治安策之類但其一見君父之初就為人痛哭流涕又舉其生平所為而盡陳之未免不量淺深之失以致絳灌之徒不悅而生讒謗其事遂為所阻是未能元吉故不免于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是發明元吉无咎之意蓋居下而任厚事已有越分之嫌而所作又不善其咎大矣故必其所大作者

大善而吉然後其咎可免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虛中不自滿假處下則卑以自牧而不矜高皆臣德之極其盛者也若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公孫碩膚是已惟有是德故名位寵禄羣然而並至多福畢集百禄是遒有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象然爻位皆陰而不足于陽剛恐不能固守故占者必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而永貞焉則能受上益而吉矣然六二

以下受上益者若在王者則上帝又在上王者又為下矣故王者占之若有虛中之德用之以享于帝則實受其福而吉也

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言人皆得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是益之者衆不但十朋之龜曰十朋之龜是就中偶舉一件言也本義曰或者衆无

定主之辭正是釋自外來之旨言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益之者衆莫可定主是何物是皆自意料之外而來也

蒙引曰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蓋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辭爾若受上之益安得有許多人衆耶竊謂此説未得本義之旨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則才弱不中正則德劣本不當得益然當

益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又立乎多凶多懼之地者以是故亦有以益之然以是才德而居是位故不益之以好事而益之以凶事盖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實益之也盖投之險阻艱難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塗使之勞筋苦骨困心衡慮于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才也又辭如此占者得之而受上凶事之益也則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无咎矣然此豈易能哉盖上之益我以凶事者

責望之意有在也三之所以應上責望之意者當如何哉必也存諸心者至誠无妄而外之所行者皆合于中道則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不負上所以責望于吾之意而告公用圭矣益用凶事是象无咎是占有孚中行以下乃為之計也

蒙引可看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言固守其本心之德蓋秉彛之德乃人之所自

有或不能不因物而遷益用凶事乃所以動心忍性固有其德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其所以益下者合于中道也如是則真足以利民矣故告于公而公從之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為依遷國下之人信之也皆以益下中行故也

四居大臣之位者也大臣能以益下為心則凡獻納

陳謀于君爲君者必諒其志在于爲國爲民而无不信從者矣雖用爲依以遷國亦利也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一欲改遷許多動揺其利害所闗不少宜乎不可遷矣苟于民物有利則雖用之爲依遷國民亦信之矣是无不利也盤庚遷殷以避水患太王遷邠以避狄人從之者如歸市矣何不利之有

古者遷國必有所依如周秦漢依山河之險遷都闗

中是也亦有依大國者如晉鄭之依周邢之依晉是

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告于公而公從之者由其志在于益下也夫茍其

志在于益下則圖事揆策而君必用其言陳見悃誠

而上必然其信未信而諫則人未免以為病已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為惠也上

惠字死下惠字活而皆有孚焉上以誠感下亦以誠應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當益下之時是有誠實惠下之心也占者勿問而元吉可知矣盖下之人必誠實惠我之德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曰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

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陽性務進居益之極求益不已貪心無厭終必為人所賊故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象求益不已正立心勿恒者故占者立心勿恒則凶即是莫益之或擊之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求益不已豈特莫益之而已哉其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豈但莫益之而已哉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決者必然之辭不止于去言去之決也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決然是去之不遺餘力矣故曰決之而已以盛陽而去衰陰其必勝者勢也聖人繫辭拳拳于決之之道者理不可忽而勢不可恃也

卦辭五句當作五項說

揚于王庭正名其罪也原來君子之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欲無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其罪于天下使奸人無所掩其惡無所逃其罪爾如唐高祖伐隋煬後世猶恨不正其弒父之罪唐中宗去武后後世猶恨不正其革唐之罪是豈慮無以服其心哉正為罪大惡極無以暴揚于天下爾蘇軾作貶呂惠卿制詞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知首建青苗次行助商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法下

及鷄豚云云天下傳誦稱快正得揚于王庭之義決小人非衆力不克衆力非孚號不齊若陳平交歡周勃以誅諸吕狄仁傑密結五王以去二張得孚號之義也

君子之防小人也常疎小人之謀君子也常巧彼罪雖著吾力雖齊若安然自肆以為無事而忘危懼之心未有不生意外之事者若諸吕得志陳平燕居深念陸賈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

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

爾平曰然因請教謀諸呂之事若陳平者可謂能有

厲者矣五王既誅二張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

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

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

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謂桓彥範敬

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及不從故不久而禍作是不知聖人有厲之義也

邑是私邑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也自其私邑告命所以治私邑也故曰先治其私只是躬自治耳唐文宗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二人相挾朝多計議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訓又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其所為如此宜其不能誅宦官反自取滅亡也唐宦官曰南衙文臣贓動數十萬謂我曹亂天下不亦過乎是失自治之義無以服小人之心也漢張猛周堪蕭望之輩亦

是如此

不利即戎言當有深謀秘計不可專尚威武也夫五陽強盛之時威武其素有也若無深謀秘計而專尚威武以勝之則必不能勝而適足以取禍惟不專尚威武而有深沈之思若漢諸呂為患陳平燕居深念納陸賈之計而結歡平勃卒能誅諸呂而成安劉之功可謂得不利即戎之義矣利有攸往是許其決之也言有是五者則可以決矣盖以是決小人小人必無

不去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分明是以卦體釋卦名義本義不言不知何故

健而說決而和

蒙引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言卦有健而說之德故見於人事決而和也然觀彖傳解易之例人事就在卦體德中無有就卦體德上體貼人事如此卦者依愚見健而說以卦

德言而人事在其中決而和是贊美之辭決字指卦名和字通指健説蓋健則有發強剛毅之氣而無逡巡畏縮之心其決也不失之不及説則有寬綏詳密之為而無忿躁急迫之病其決也不傷於過無過不及而得其中無所乖戾而得其和也周子曰和也者中節也即此和字意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匪德而據高位也故為

小人之罪而當揚于王庭不知本義為何不取此義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其危乃光危者使平也解有厲意孚號帶言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謂尚威武乃困窮也故不利即戎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卦五剛一柔剛復長去則柔盡去而為純乾矣此見小人有垂盡之勢攸往之所以利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豈有是理只是雨澤之氣積於上則下決為雨爾雨澤之氣上積於天其勢必下沛決之象也故其卦為夬施祿及於下猶澤上於天而潰決也此君子體易之事也若居其德惠而不流及於下則非潰決之意矣故忌

本義未詳蒙引曰夫傳例無反辭此卦之象辭有反戒故曰未詳不然義至明也何未詳之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蓋當决之時居下任壯三意盖當决之時志鋭於决者趾在下而進動之物初居下當趾之處則有趾之象居下本欲上進又以陽居之則益鋭于進是為任壯也故為壯于前趾之象居下而壯于進勢既有所不足而事又有未善其不勝也宜矣君子之去小人事成則以為功不成則禍及身而國亦隨之適足以為過而已若杜喬李固之於漢李訓鄭注

之於唐是也初之不勝不足哀其志之不就直當咎其事之不臧也故曰往不勝為咎蒙引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居下而任壯其勢不可勝也勢不可勝乃往而不顧直是可咎知時識勢君子所尚見險而止是乃為知不勝而往咎將誰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不過乎剛也况又得中道故能內懷兢惕外嚴號呼以自戒備有備無患故雖暮夜之間卒有兵戎之變亦自有防禦之道不必恤傾危之患矣

惕心懼也號事懼也暮夜意外之禍也心懼事懼雖有意外之禍亦可无患有備故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凡自防之謀者良由中道之有疚遇事而不能酌其

宜爾令九二居下體之中得乎中道也得中道故不任壯而戒備故雖有戎亦可勿恤也

本義只用象傳得中一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則其勢有所恃以剛則其資足以挺過乎中則所以用剛者又不得其當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夫小人之傾險無所不至君子無深長之思而徒挺剛忿之氣將見吾未能有加于彼

而彼先有加于吾矣凶之道也故其占凶要之君子何必然哉顧其本心何如爾本心果是要去小人則雖與之合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也

壯于頄九三也遇雨若濡亦九三也胡一爻而兩象邪蓋九三本與上六為應然其性體之剛則能果決其決而不牽于私者也但其決之過于暴爾聖人以其過于暴也故為之危曰壯于頄凶以其不牽私愛

故為之謀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曰終无咎則知暫時不免有咎也所謂遇雨若濡有
慍是也說者當有此意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足于剛也不中不正才與德俱劣
也惟其如是故其心不能自靜其才不足有為也惟
其心不能自靜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俱進而為

臀无膚惟其才不足有為也故雖與衆陽競進而竟不能遂其進故為其行次且為九四計者當何如哉若能自知自屈以已不足有為也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凡其出謀吐慮一一聽從于人吾在君子黨中惟因人成事爾如是則能遂其進而悔亡矣然以四如是之性行而當如是之時勢肯但已乎故雖聞牽羊悔亡之言而亦不必信也蒙引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危之之辭也牽羊悔亡教之之辭也聞言不

信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位不當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剛則明柔則暗居柔則暗而聰不明是以聞言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其入于

小人也深矣故有莧陸之象蓋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五既入小人之深其勢似難于決者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不決而五為陽久又庶幾其能決者故聖人教之曰占者若決而決之不為過暴而合于中行則小人可去而无咎矣夫決志之堅也中行事之善也不壯于趾不壯于頄中行之理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此夫子誅心之論也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

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而无咎然于中道未為光大也宋神宗以人言而罷王安石是中未光也故不久復用

上六无號終有凶

自一陽之復此時陰已漸消積至五陽之夬則衆陰之消已盡僅有一陰而无復有黨類矣故曰黨類已盡夫以五陽之盛而決一陰其勢豈能存故終有凶而象傳曰不可長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之義遇也遇之義不期而遇也此卦一陰之生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是不期而遇也故其卦為姤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胡傳曰遇者草次之期吉有遇禮不期而會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觀此則遇之義得矣

自五陽決一陰決盡而為純乾之卦方喜小人之盡

去君子之滿朝也而一陰忽然生于積陽之下實出于意料之外者故曰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
一陽復生于下其卦為復一陰復生于下其卦為姤陰陽之復同而名卦不同何也復者復其舊也有喜幸之意姤者不期而遇也有憂駭之意陽復則喜陰復則憂聖人之情見矣
本義云遇已非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是兩意看已字可見然皆自姤字內取女德不貞而壯之甚本是

承上兩句說本義曰壯之甚實自下句而生蓋遇已非正固可見女之壯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

夫姤之象為遇是不期而遇也不期而遇是非六禮所聘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者故為不正遇已非正况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故其象為女壯若是娶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占勿用取女

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然剥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以卦體釋卦名本義不言者亦以此類易中言之

已詳故止曰釋卦名而卦體之義自見爾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是陰遇陽彖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彖傳是為下文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將與成家為長久之計也此卦之象為女壯取以自配必害乎陽矣何可與為長久哉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此是就陰陽相遇上取象不重在一與五上

言此卦之體以五陽而遇一陰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是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天地相遇也天地相遇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形形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掩矣名卦為姤以淑慝之陰陽言天地相遇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以德言中正以位言亦是卦體

又以卦體言之以九之陽畫居五之陽位九為剛五在上體之中以陽居陽為正是剛遇中正也剛遇中正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也由是舉三重之道與禮樂之教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矣是其道大行于天下也姤本是不好卦曰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是就不好中取箇好處說與睽彖傳天地睽而其事同同旨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是以姤之本義言依愚見只是承上文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而歎其時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但朱子既為此説誰敢更作主張姑記之以俟後聖爾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后以施命誥四方無人不遇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只是命與民相遇如風與物遇相類不必用中溪君臣之心相遇意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終必盛其勢可畏故聖人因為之戒曰若能堅於自止而不進以害于陽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若有攸往以害乎陽則必立見其凶蓋自古小人害君子未有能獨存者況五陽之盛在初六未必勝之故聖人豫為之戒雖為君子謀亦所以為小人謀也然初陰在下而方進其勢必不可止如羸弱之豕必蹢躅而進剝牀之災只

在于目下為君子者宜深為之備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程傳繫于金柅作君子止小人說未是還依本義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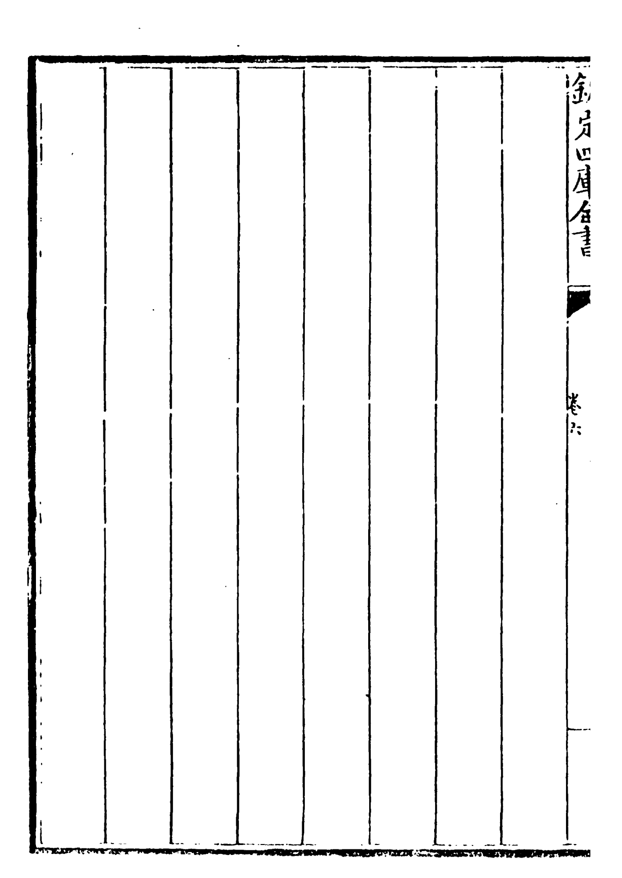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言所以繫于金柅者以柔道方進也故用金柅以止之人之進必相牽故以進為牽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也初陰爻故為魚象九二位在上與之相遇

是時初陰之勢尚微猶在二管轄之中如包中有魚者然當此之時二猶得制之故曰制之在已若能有以制之則小人不得肆君子之福也故吉若失此不制使進而遇衆陽則受其害者多矣故曰不利賓丁謂為寇凖拂鬚時包有魚也寇凖不能制反從而進之焉卒之其身自不能保是昧于不利賓之義也蒙引曰賓謂他人自主身外皆為賓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在地上蔓生之物故曰陰物之在下者其味甚美其實最容易潰爛故曰甘美而善潰此以象初陰亦有不能久之意杞之為木高大而又堅實以象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主卦于上猶杞木之高大也陽剛中正猶杞木之堅實也九五不主君位說為含章有隕自天說不去豈有為君而不能勝小人者耶蒙引謂是衆君子之領袖亦是

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以杞包瓜然此其志直欲以力勝之矣然陰陽相勝時運之常陰之勝陽者時也命也力能如之何哉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則陰有時而往陽有時而復而有隕自天矣

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忽然如從天而降下也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甘美善潰之瓜豈有不勝之理然而必含章者所謂時也命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

禴祭亦時焉而已

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

以消患於方萌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以其中正故能含章不然則為九三之厲無膚其行

次且矣不舍命順乎天命也即是含章其志能順乎

天命故陰有時去而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言其遇以角也角剛而在上之物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曰不得其遇爲可羞吝然陰邪之傷由是可免故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言上之象爲姤其角是居姤之上而無所遇其勢窮促也故可羞吝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我順而從乎彼彼說而樂乎我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誠實而下交六二柔中誠實而上應上下之情聚也澤上於地何謂萬物萃聚之象凡百果草木發榮滋長皆水澤上行故能如此使水澤不上行則枯死矣今人伐柯其樹已斷根頭在地上水猶上出可見澤上于地之義

王假有廟承萃字說來謂萃則可至于廟以享祖考也其萃者精神萃也所謂人必能萃已之精神然後

可至于廟以假祖考也

大人兼德位說萬物萃聚若不得人治之則散而無統欲得亨不能也然無位則威不行無德則才不足二者缺一皆不可大人有德有位則法立而能行所以能治萃當萃而占是卦者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也

見大人雖可以得亨然所萃不正亦非大人之所與也故必利于正然後可以得亨萃不以正則人聚為

苟合財聚為悖入學聚為偽學皆非大人之所與也

故不足以致亨

利貞與利見大人只是一事觀彖傳合解可見

祭祀貴誠貴豐豐所以致其誠也當萃聚之時若不用大牲是以天下儉其親也而誠有不至矣惟誠不至故物不腆而神不之享故必用大牲然後吉

損用二簋非薄乎神也時乎無也萃用大牲非厚乎神也時乎有也無則儉有則豐豐儉惟時非誠有至

不至也

興工舉事必相其時時屈時羸古人所戒當萃之時財力豐足興工舉事必然饒裕而無匱乏之憂矣故

利有攸往

王假有廟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戒也利見大人亨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戒也用大牲吉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用大牲戒也利有攸往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攸往戒也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之意詳見蒙

引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說見卦辭

彖傳只用卦德卦體不用卦象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致孝享是補卦辭意王假有廟意含糊不明故補足其意言王者至于有廟所以致其孝享也孝享是一串說人之享祖考皆是孝心所形故謂享為孝享猶

書曰孝思也致即致敬之致猶云行孝享

聚己之精神尚在孝享前蒙引說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此是舉利見大人亨利貞二句而合解之言聚之時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者由其聚以正也其聚以正故為大人所與為之解紛息爭而亨可得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即理也大牲必聚而後有有則用乃理也聚則

可以有所往可往而往亦理也故曰順天命若非萃而用大牲所謂約而為泰矣豈順理乎非聚而往則為時屈時贏矣豈順理乎

蒙引曰順天命朱子之說與伊川不同伊川之說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于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為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

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折開說與上文不相蒙言即其所聚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皆可得而見矣盖天地萬物之情无有散而不聚者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情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聚於外農聚於野商賈聚於市蛟龍魚鱉聚於淵鳥獸草木聚於山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皆其情然也豈有

不聚者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衆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患所不能免也弛而無備禍斯至矣故君子修治戎器以戒不虞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費誓言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皆除戎器之事敹連條反註縫完也敿舉夭反註猶繫也弔音的註精至也

鍛淬礪磨也

除是修治程傳簡治即此意盖去其舊獘而更新之也本義添一聚字是欲說聚萃之義戎器既修則治而藏以備用自實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是其當與萃者而隔於二陰一時不得遂其萃然此在柔正之女處之必能自守以需正應如屯之六二也

初六陰爻又居陽位不正以是當萃之時急於求萃不能自守以有待而苟從二陰是有孚不終志亂妄萃之象不終者不終于四也乃亂乃萃者萃於二陰也雖然九四正應二陰非正也為初計者義當舍二陰而從九四四雖正而在遠二陰雖邪而在近初若舍二陰而從九四在二陰必笑其舍近就遠矣要之美既當然雖笑何恤苟不之恤而直往以從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嫌而又得所聚之正矣可以无咎也

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邪人指正人為邪固有是事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則自亂本是為人所亂故因之自亂爾初六既遠四而近二陰為二陰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為亂也此惟初六以陰居陽陰柔不正故也若是陽爻則知明守固志不為亂當如屯之六二女子貞不字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若繫于二陰則失乎九五

若從於九五則失乎二陰是皆未吉不免有咎惟牽二陰以萃於五則既得所萃之正又无離羣為邪之嫌吉而无咎矣又六二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是吾之孚誠有以感在彼之孚誠也故卜祭者若有孚信則至誠足以感神雖用薄物以祭亦受福矣

吉无咎不必分與小畜何其咎同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猶云中未亡也惟其中未變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兼是二者故欲求萃於近而不得若使有應與雖陰柔不中正亦不求萃於近矣惟陰柔不中正上無應與自家既無持守之操在外復無氣義之交故見二四比近不暇審擇隨從而求萃焉三雖求萃于二四為二四者以三既无

平生之交而其人又無可取之善三雖求萃而不與之萃故為三者嗟如而无所利然三之與上彼此俱六雖无相偶之幾而位居相應實有故交之好為三之計惟舍二四而往從上六為上六者必相納而不至見拒可得其萃而无咎矣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不足以伸其志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上六畢竟是吾應小吝所不恤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與上既无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為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非理枉道而得君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悅以至神仙土木聲色遊畋聚斂羨餘之類皆是也非理枉道而得民若乃別播數造民大譽之類以至陳恒之

厚施于民子產之惠而不知為政皆是也孟子所謂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枉道得君之咎也枉道得民之咎不必說到陳恒之無君處只背上行私便是積誠以動上意而非容悅之為仁義以結主知而非功利之說則所以萃於上者大吉矣以義使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以惠養民罔徇私以市一己之恩則所以萃于下者大吉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即本義以陽居陰不正意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人心萃聚之時而居尊位是萃有位也有是德當是時而居是位則動而民莫不悅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故可以无咎若居是位而人未見信則是已得之未至也則修其元善長永貞固之德而人自信之矣故其悔可亡九五本无匪孚曰匪孚元永貞悔亡戒占者之辭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舉一句以包其餘若泰九二象傳程傳曰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蒙引曰朱子以為不可曉是誠不可曉盖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元不是一箇人也愚謂夫子是據九五之辭而論其理如此非指九五也依此未嘗不通故本義曰未詳字意亦是无可復疑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萃極終散之時陰柔則才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至於齎咨涕洟然後可以安其位而免于禍故曰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故必齎咨涕洟然後可安于上味此可見文辭无咎只是危而獲安意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義進而上也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四柔以時升也故其卦曰升繫辭聖人謂此卦之變既以柔時升且卦德内巽而外順是其德之利于升也此卦之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其勢之利于升也故其占當得元亨元亨如何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

本義卦變下不貼卦名連卦徳卦體直歸于卦辭者
卦辭之元亨實兼卦變之義本義恐煩於再舉故并
歸于卦辭而名卦之意待觀者自悟亦以下面彖傳
有釋此不待言而其意自可見也見大人泛説如訟
者見之而獲伸蹇者見之而獲濟萃者見之而得亨
是也南征吉則就仕進一事説凡人見大人或恐其
不見接納自有許多憂慮升而元亨必見接納不用
憂慮矣故曰勿恤南征吉只是其志得行説見彖

傳

象曰柔以時升

柔在解卦本居于三今進而居四時焉而已故曰時升居三是以陰居陽不得其位居四是以陰居陰得其位也柔進得位如人之仕進得官也故曰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内巽則内能極深研幾以酌乎事理外順則外能因時順理不拂乎時宜是其德之利于升也剛中則才

德之茂有可升之具而應則汲援有人有可升之機是其勢之利于升也故曰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見大人得遂其所圖便是福慶

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得遂其仕進便是志行志行不必說到行道處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自地中而生由萌芽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干霄

有升之象也故其卦為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亦猶地中生木日長而上升也此君子之所以法升也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衆理而應萬事本自高大也不能不壞于氣禀物欲人欲復其本然之善要在于慎之而已然其慎之也勿以善小而不為自其微小而積累之暗室屋漏必謹也動靜語默必謹也一顰一笑衣服飲食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必謹也銖銖而積之寸寸

而累之至于无一理之或遺无一善之不備則天之與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无不復全于我矣慎德積小以高大則德於是乎升矣亦猶地中之生木長而上升也雲峰念念謹審事事謹審二句最切積小以高大俱在慎德内非是慎德又從而積小以高大曾子於聖人用處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至於一貫之地積小以高大也自洒掃應對到聖人事由孝弟而通神明之德亦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柔順居下巽之主重在柔順上巽之主初六巽之所以為巽也居下只在巽之主内以柔順之德又居下為巽之主以是而當升之時巽於二陽故二陽助之夫有巽順之德則有可升之具當升之時巽於二陽而得其助則有可升之機故其占信能升而大吉也允升就是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二陽言初六之允升大吉由能巽于二陽與之合志也二陽合志則與之同升而其升也不難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而致六五柔順虛中而下應至誠感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則雖用禴以祭神亦享之而无不利矣何咎之有誠不足享神其咎大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至誠而得神之享實受其福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虛邑之義只是象傳无所疑也而爻之所取則自進臨於坤來要之此義亦輕緊要則在陽剛當升時上若非以陽剛當升時雖進臨于坤亦不取升虛邑之象矣

當升之時既利于升陽剛之才又足以遂其升以是而升固无所阻矣而所臨者坤則入國邑之象也故

其象為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是解升虛邑意言得遂其進更无阻礙也然本于剛陽當升時進臨于坤言九三之得遂其升若升虛邑然者由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時又進臨於坤故得遂其升惟意所欲而无所阻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蒙引云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繫之乃從維

之王用亨於西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爻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亦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其義與隨卦同故其辭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言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于神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于岐山則神必亨之而吉矣又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一爻王者可用之亨于岐山者果何所取哉盖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而當升之時以順而升者也以順而升即積其誠意以通神明之義登祭于岐山之象也故王者可用之以亨于岐山

順事言以順有事也故本義解曰以順而升

六五貞吉升階

此爻蒙引通典俱說是人君升居尊位依愚見似未通盖五君位已是升居君位了何待貞正而後能升

其云貞吉升階者是言治道之升爾書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謂也

言六五以隂爻居陽位有不正之嫌當升之時而居五之尊位則治道未必其能升者占者必于正而固守之則君德日新治道日進其得吉也有若升階之易矣如太甲繼湯之後正當修文德以臻至治之時也而嗣王不惠其能升乎既受伊尹之訓令德克終則治道允升而商家六百年之治所由成矣

冏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可見六五之貞處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治道允升于大猷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蒙引說五爻得志俱引孟子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來說似未是蓋孟子所云乃士者之事易之五爻是人君事不可用也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未是蓋依此是以位升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是志在於升昏迷而不知止者也占者遇此何所利哉若反其不已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則道明德立而无不利矣汲汲於升者未必其能升而或因之以致敗者有之嘗見同僚有因要求遷職不得而氣死者真无益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者損也富者益也消不富言徒有損而无益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剛為柔揜君子為小人揜也合二體言則坎剛為兌柔所揜分二體言則九二為上下二陰所揜四五二爻為上六所揜是皆君子為小人所揜也兌之揜坎上六之揜四五小人在上如絳灌之揜賈誼公孫弘之揜仲舒是也二陰之揜九二前後左右皆小人如曹節侯覽輩之揜黨錮諸賢王安石呂惠卿蔡京輩之揜元祐諸賢是也

卦德坎險兑說兑在坎上是處險而說處險不為險所困身雖在險之中其心則超乎險之外所謂樂天知命自得其安樂故本義曰身雖困而道則亨若文王幽于羑里而演易夫子厄于陳蔡而絃歌是處困能亨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故為得正若處困而不能亨則是不能素位而行而失其道矣其得為正乎聖人既發亨貞之旨復曰大人吉无咎者葢處困而亨非小人所能此卦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又曰大

人吉无咎言必大人然後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即亨无咎即貞

困而有言何也當困之時欲資口舌以求免或既困之後欲因言以自見也不知時當在困其誰見信人情世態往往而然聖人亦見之審矣

彖曰困剛揜也

說見卦辭下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險說說見卦辭處困不失其所亨即本義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其惟君子乎亦惟君子然後能之也君子即大人不曰大人而曰君子為下文欲以卦體釋大人也盖言困而不失其所亨不言其為大人乎則無歸著欲言之下文以卦體剛中解貞大人又舉大人似贅故以君子易大人則上文困而不失其所亨有歸著下文以卦體解貞而舉大人不為贅非聖人无此主張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言處困而能貞又必大人然後吉者蓋以此卦九二九五皆以剛而得中也剛中則有貞之義又有大人之象故曰貞曰大人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彖傳此是以卦象釋有言不信蓋困之時言固不見信于人兌為口舌此爻乃兌之上又當口之處也故其占為尚口乃窮但本義不取此義予說本小註吳

張氏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兊澤在上坎水在下是水下漏也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水如何下漏只是隄岸崩決而水漏洩耳

君子平生所志在于忠義而軀命吾所愛惜者使安常无事吾志可以直遂固所願也不幸遭流離變故二者不可得兼行志則妨命完命則失志此則困之

時也這時直須致命以行吾志而已蓋命吾所欲也所欲有甚于命者故不敢愛命也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皆是事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臀困于株木就全卦上取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就下卦上取臀困于株木本義曰處困之底是矣曰暗之甚尚未見得愚謂初六處困之底臀之象也以陰柔

處之不能自拔于困是臀困于株木也此卦下體坎也坎為險初在坎之下所謂坎陷也有幽谷之象以陰柔處之則不能自拔于坎陷為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此說與本義異明者其擇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象傳只解入于幽谷遺了困于株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爻本義極難看其云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

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其文勢似皆以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只云上應之也不為之困且以朱紱方來為困未免牽強故今只逐句講解於本義之文勢姑且畧之耳

九二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困處然其困也不以凶事而以好事其困于好事也為困于酒食之象然有剛中之德而上應之故有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用享祀盖至誠享神神之享之錫以多福也時

當困處故征行則有凶然乃時之不偶非其才之不足也故无咎

二困于酒食實事如何如周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曲折調獲心勞力瘁杜詩咏諸葛孔明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可見其困處

困于酒食就困上説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泛説不帶困征凶无咎又就困上説

九二爻辭可與益六三反對看六三當得益以其陰

柔不中正故不益以好事而益以凶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實益之也九二在困之時槩當有困以具有剛中之德故不困以凶事而困以好事雖困之以好事雖好事而實困之也九二朱紱方來如文王遇太公于渭水劉先主見孔明于隆中是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傳當與泰九二象傳同看只舉困于酒食一句朱紱方來利用亨祀二句俱無舉故曰中有慶也慶指

朱紱方來利用亨祀說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六三上无正應而處二四二陽之間其德隂柔而不中正若求上進則四之剛在其上為所壓而不好進是困于石也九二之陽剛在下而三居其上則不能以自安如據于蒺蔾也上六本居相應之位猶吾妻也然彼此俱隂不為吾應如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也占者如此必无所利故凶

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二之上而欲藉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伏于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夫四固石不可犯二固蒺藜不可據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以安三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益以困耳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指九二不祥明其凶也只解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二句困于石不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是九四正應其來從四也乃徐徐然而不能進為何益九二之剛間乎其中其才足以制初而九四之不中正其才不足為之援故初四相應其理雖正而二强四弱其勢不敵故不免為之困是于車金也

夫以正應隔于豪強而已之才不足以相援在四者亦可羞矣然邪不勝正道不終屈卒之妄求者去正應者合是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言九四雖才不足以拯初而致其來徐徐然其志則在于初而必欲拯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雖以不當位而不能相遇然邪不勝正終相得遇

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則見傷于上是劓其鼻也其下乘剛則見傷于外是刖其足也夫赤紱蔽膝以行之物也足既受傷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于膝反為之困矣如崇高莫大乎富貴本所以榮身也一受制于權臣而不能自振則富貴適足為身累如漢獻之遷于曹操高貴鄉公之受制于司馬是也

夫五之被困時命使然也然其剛而得中又居說體剛中則有善處之術說則有困亨之義故一時雖未有出困之功終久有出困之效故曰乃徐有說占者有剛中之德是能積誠意上交于神而神必錫以多福矣故利用祭祀

他卦剛中有應不取祭祀之占獨于升困取之者升之說既明意剛中有應在困他无所利獨于祭祀猶宜與然曰久當獲福則一時亦有未通者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本剛中也不曰剛中而曰中直何也中以心言直以理言語曰人之生也直是以理言也惟其中直故終能濟困而出乎困

利用祭祀受福也

解利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終不能出于困故有困于葛藟

于臲卼之象困于葛藟纆縛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若此者動輒有悔故曰動悔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焉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陰柔處困極故曰未當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言是成穴之地出水之處而其所以成穴則人鑿之也不曰鑿地掘地而曰穴地者就既鑿掘成穴之後言不是初鑿掘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先儒多作水桶汲水說今不用者以卦辭羸其瓶是古人以瓦器汲水未嘗用木桶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水氣乘木而升出于木末此猶井水本在下被人汲而上出也故其卦為井大象傳木上有水津潤上行即是此象

木根着地非水氣上升則無以潤其枝葉而木枯矣凡栽種樹木必根本着地而活方能引水若根不着地不生活亦不能引水也

邑可改而之他而井則不可改邑可遷改則有得喪井不可遷改則无得喪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就井上說

繘綆也汲水之索也汲水幾至亦未盡其綆于井由是而羸敗其瓶則水不及物人不得用是凶也此四

句就人之汲井上説卦辭只就井上説道理人事在言外本義曰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是其義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説見卦辭養而不窮是言井之功用蓋既為井便養物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改邑不改井當就人事上説不可只就井上説

不剛則無立過則又難久是不能居其所而不變也此卦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剛中也剛則不懦中則不過故能卓然立于斯道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矣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未有功未有成功也羸其瓶則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即彖傳巽乎水而上水之義本義津潤上行蒙引曰本義不解于彖傳而解于象傳者以巽乎水而上水于井之義已明木上有水於井之義有稍晦爾

勞民者以君勞民勸相者使民相養自家既又以養民又勸之使以其類而相食養之道始盡矣不然猶未也

勞民者慰勞安存之意制田里教樹畜老者衣帛食內黎民不飢不寒是也勸相者使民相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初六陰柔則不泉井以上出爲功初六居下則功不上出其不泉也則是淤泥而已故其象爲井泥其功不上出則無以養人矣故其象爲不食其井既泥則爲舊井矣人既不食則禽鳥亦莫之

顧矣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

此是德不足以及物而為所棄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傳只取居下意不見陰柔不泉意此是孔子之易

但得依之

舊井无禽時舍也

只是解无禽略了舊井時舍只就井上說如比九五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本有泉也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則上無當路為之汲引下與鳥獸同羣而已故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為甕敝漏

井谷之泉僅下射于鮒無能及人也井谷者井旁穴出之水也鮒是魚屬吹沫相即曰鯽相附曰鮒詳蒙引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只言上无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以陽剛為泉九三以陽居陽乃泉之不停汚而潔者也不幸居下之上未離乎下而未為時用故雖井渫不為人之食夫以有用之才而放棄于无用之地在人寧无傷痛之心乎故雖行道之人見之亦曰斯井也功不上行澤不及物實使我心惻夫此井可汲矣而莫有汲之者何耶汲之者其王明乎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

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我者行人自我也非指九三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在九三本無惻特他人見之而惻爾故曰行惻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

明非三自惻也若三自惻則鄙矣

求王明受福也

言求之而得王明則受福也見賢人君子若不遇明君未必能行其志也聖人之意深矣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而得其正故能甃治其井以隂柔无泉故雖能甃治其井而无及物之功以其但能甃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以其雖无及物之而猶能修治故其占為无咎六四所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抑亦其次者也

鑿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井甃而得无咎何也要在得意而忘象若就井而觀之則有不通者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井是解无咎言六四之柔順得正但能修治其井也即无及物之功而亦不至于自棄矣此其所以无咎也與

九五井洌寒泉食

凡才德足以養人皆井之有泉者也九五陽剛中正則才德兼茂故為井洌寒泉食

蒙引欲以中正當時位盖欲見上出食字意如此則

井冽寒泉之義又晦盖其所以為井冽寒泉者以陽剛又且中正爾若專就陽剛說則與九三之井渫何異意本義不言者豈以九五自是得時位者无待于言耶且既以中正當時位又以小象中正為兼德位益紐揑破碎矣

蒙引曰不取君位是賢人非君人是矣但不當以中正當時位爾今當為之說云九五一爻是得時得位者陽剛中正功及于物以養道言之是道成于己而

功覆斯民德修于身而澤被天下其象為井冽而其寒泉為人之食也純以象言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但言寒泉則井冽在其中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言五之為井冽寒泉食由其陽剛而得中正也陽剛中正則道足以濟蒼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為井冽寒泉食之象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言井為人汲取而無覆蔽也葢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揜上六適居坎口勿幕之象也夫上六之井收勿幕是有孚也是井之有源而出不窮也占者若有其德而其施不窮則物無不濟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澤矣大善之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即上出為功之象以在上釋元吉如元吉在上

大有慶也例言井之元吉者以其在上也益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在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也夫在上而得元吉則澤无不被而物无不濟井道之大成也

易經存疑卷六